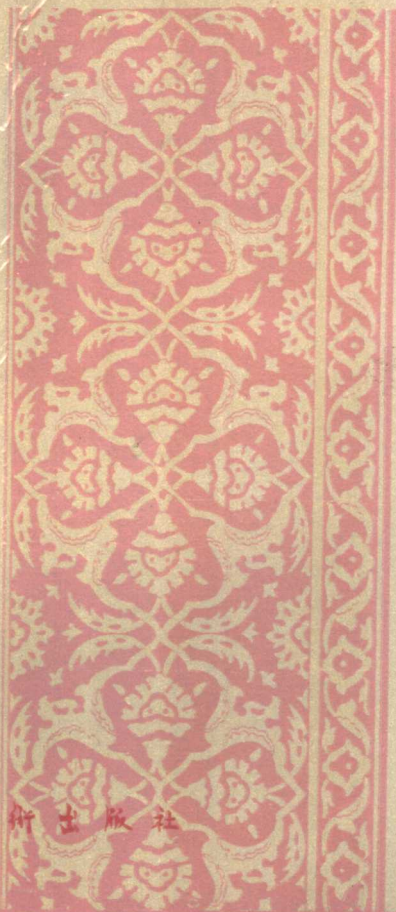


WU DAO
SHENG TAI XUE
DAO LUN

资华筠 王 宁 著
资民筠 高春林

舞蹈生态学导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生态学导论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资华筠 王 宁 资民筠 高春林 著

J7-05 10

舞蹈生态学导论

WU DAO
SHENG TAI XUE
DAO LUN

文化艺术出版社

舞蹈生态学导论

资华筠 王宁 资民筠 高春林 著

全如城 审订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数105,000 插页2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039-0721-5/J·246

定价:2.50元

写 作 说 明

舞蹈生态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重点研究课题。这一课题最早是由高春林(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提出的。1987年年底组建课题组,经酝酿讨论商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一级舞蹈演员资华筠主持,鉴于课题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课题组成员除资华筠、高春林外,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王宁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技研究室副研究员、空间物理学家资民筠参加研究及编写工作,并聘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医学专家全如斌先生担任学术指导。1988年2月,课题组正式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办公室提出论证提纲与申请报告,经舞蹈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院内外专家论证,遂于1988年3月17日正式列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项目。

课题组第一阶段计划是初创导论。由于这是一门宏观性的交叉学科,涉及到的相关学科很多,同时需要采用新方法、确立新观点并吸收舞蹈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在科研实践中,我们遇到的难点比预想的多得多。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开过数十次课题讨论会,并带着问题先后去云南、天津、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进行科学

采样，几易其稿后，才完成了征求意见稿，于1989年5月，采取个别访问与邀请与会的方式，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之后，又经过课题组多数成员讨论统一认识后方正式定稿，付梓成书。

定稿由资华筠、王宁、资民筠共同执笔，资华筠负责统稿。全如臧先生参加了多次讨论，最后审定了全稿。

执笔的具体分工是：

绪论：资民筠、资华筠

第一章：王 宁

第二章：资华筠

第三章：王 宁

第四章：资民筠

第五章：资华筠

在导论写作与论证过程中，先后得到过王晓义、林昌善、曲六乙、张紫晨、黄翔鹏、马蕨等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导论的出版只是舞蹈生态学的阶段性科研成果，作为一门初创的学科，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上，还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热忱地期待着同行与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0年3月

0 绪 论

中国是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各种形态的社会文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舞蹈(dance)就是其中极为光辉灿烂的一种。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舞蹈宝藏——五十六个民族创造了风格迥异、丰富多采的舞蹈,吸引着我们去学习、研究和创造。

近百年来,几代舞人的艺术积累、实践总结、勤奋探索和智慧结晶已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舞蹈世界尚留有宏大的未知领域吸引我们去探索和认识。只是,科学的认识 and 解释舞蹈,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缺少科学方法的探索,有如在黑夜里探路,往往是歧路纷纭,举步维艰的。

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激发我们知难而进,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舞蹈的未知世界,为系统的舞蹈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这里,我们提出一门以舞蹈为核心,以它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舞蹈生态学 (Choreoecology)。

舞蹈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舞蹈的关系的科学。它把舞蹈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综合考察,确定自然的或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影

响和制约了舞蹈,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舞蹈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以期通过这些探讨,对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进行解释,揭示舞蹈自身的规律。

0·1 舞蹈生态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范围

舞蹈,这门既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繁衍不息,流传至今。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舞蹈的显著特性是,它的表现和传播的媒质不是外物,而是具有生命和感情的人自身,也就是说,舞蹈是以人体的姿态动作作为媒介的艺术。对于舞蹈这门艺术而言,人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又是“物化了”的艺术创造品。所以,舞蹈是诸多艺术门类中表达人类感情最直接、最炽热、最激昂的一种,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正是上述舞蹈的这种特性,决定了这门基本上不依赖第二工具的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格外亲密。它必然紧随着人类的进化而传衍、发展,并以特殊的形式,留下自己的足迹。

也正是由于舞蹈的这种特性,当我们沿着它的足迹,试图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揭示其内在规律时,便自然而然地遇到许多难解之谜。对局部的舞蹈现象,我们可以分别找出一种(或几种)合情合理的解释。但当我们试图跳出一个个具体问题,想把众多的现象合在一起,理出一定的头绪时,却又感到迷茫。常见的情况是:对一种现象的解释看上去言之成理,却难与另外的一些情况调和起来。而且,把许多个别问

题的解释简单地累积在一起，也并不就能形成系统的认识。

正是经历了舞蹈研究的诸多困惑，在深入求索舞蹈自身特性的思考中，我们从“舞蹈与人类”这个大主题中，选取了这个通过宏观分析揭示其内在本质的具体课题。

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艺术的本质与规律，这是近年来各门艺术研究的共同路线，也是艺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因为舞蹈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有着如前所说的特性，研究舞蹈与人类的关系，似乎更直接、更有特殊的意义也更为迫切。

在号称艺术之母的舞蹈中，不仅积淀了人类原始自然的特性，也存贮了人类进化的印记，人类作为舞蹈的创造者、体现者，必然把自己的创造与体现保留在舞蹈中，而人类作为舞蹈的观赏者，又必然把自己的审美要求和意识刻写在舞蹈里，这二者之间的相互选择作用都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从行为学而论，舞蹈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舞蹈自身的发展中又反映出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

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和人类对于美的创造、体现和观赏都不是孤立的纯个体层次的现象。因为人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的，舞蹈作为人类的行为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传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在舞蹈中不仅有着人类自身发展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必然存在着环境（社会的与自然的）所产生的烙印。因此，对于舞蹈与环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探讨正是研究舞蹈与人类关系的一把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或许能逐步解开舞蹈的一些难解之谜，并对舞蹈自身的发展规律求得较为系统的认识。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确立舞蹈生态的概念。

生态学的形成仅有百年多的历史,但是,人类意识到环境对自身的制约却已十分久远,在几千年的农牧渔猎实践中,也早就注意到气候和地理条件是如何影响着收获的难易和大小,这其实都是生态现象。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到我国的《齐民要术》(公元533年),都有对于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种种生态现象的论述。比较系统的观察与分析这个问题则始于16~17世纪。如法国的布丰(Buffon, G. L. L. 1707年—1788年)德国的洪堡(Humboldt, A. 1769年—1859年)。1859年,达尔文(Darwin, C. R. 1809年—1882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其中表述了“自然选择”思想,说明物种的生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就此而言,生物进化也是生态问题。十年后(1869年)德国的海克尔(Haeckel, E. H. P. A. 1834年—1919年)提出生态学一词,(德文生态ökologie一词的前面部分来自希腊文oikos,意为“家”或“住所”,也即是生物所在的环境)至此,生态学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

有了统一的生态学意识之后,早期的工作多集中于较易观察的植被。后来随着方法的进展,动物生态研究也增多起来。通过研究,到本世纪中叶确立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一个地区的全部生物通过复杂的生态关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称为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又进一步组成一个包括生物和环境两者在内的生态系统。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说,生态学真正形成了——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受到广泛的注意。这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而森林滥伐、草原滥垦、鸟兽鱼滥捕,以及农田水土流失等生物资源的破坏进一步加剧,这一切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大范围的生态调整,对生态系统的深入实验研究,以及与相邻学科的广泛交融,使生态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的综合学科群。

统观生态学的各个分支,其基本对象都离不开某种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带有本质性的涵义上,我们借用了“生态”一词。尽管如此,我们所提出的舞蹈生态学(choreoecology),并非作为生态学派生出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是从近代生态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诸般启示确立起舞蹈生态观念,并且带着这种自觉意识,注重于研究舞蹈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生态现象。

舞蹈生态学是把舞蹈这种人类行为作为研究的“核心物”,社会文化环境则是这个核心物的主导性生态环境,至于自然环境一般只起“外围”作用。舞蹈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常常是通过心理机制。凡此种种,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譬如,通常生物生态学家关心的是在环境影响下生物实体的生存或繁衍,而舞蹈生态学的研究要考虑到更多、更高层次的现象,并不仅限于舞者这一实体。

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生物在地球上的分布区相类似,舞蹈生态学也着眼于舞蹈播布区(distribution of dance)的考察和研究。一种舞蹈所以在某个地区(含地域和民族概念)流传、繁衍,必然与其环境的诸多自然、社会因子密不可分。多年来,广大舞蹈工作者对各地区现时存在的各类舞蹈的普查中,

积累了大量可贵的资料，这些都与舞蹈生态学密切相关。和生物一样，舞种(choreospecies)的播布区有可能随时间的变迁而转移。某个环境中所固有的舞蹈形式可以传播到另一个环境中生根、发芽和壮大起来。因而我们提出舞蹈生态学课题不仅仅要探讨共时的生态关系，还要进一步追索舞蹈传衍的线索，试图重建舞蹈源流进化谱系(generalogy of dance)，这可称为是一种广义的生态学研究。

行为生物学强调在自然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原地进行实验，探索行为的动因、发育和适应功能，但动物行为纯属本能，主要靠遗传一代代传递。相比之下，舞蹈这种人类行为的发展与传衍，却有创造、有学习，是靠文化一代代传递的，因此，舞蹈生态学更为注意的是人类舞蹈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交互作用。

科学地确立舞蹈生态的观念，是舞蹈生态学的重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要把舞蹈生态与生物生态进行类比，以便吸取生物生态学的有益的经验，直至移植它的某些术语。当然，在舞蹈与生物有着极大差别的情况下，我们在移植生物生态学的术语时，只取其中适用于舞蹈的合理内涵，有些甚至只取某些形式上的类似，因此，在舞蹈生态学中出现的移植术语，我们都要给予重新定义并说明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移植术语的目的，仍着重在吸取生物生态学方法论的启示。例如，生物界中，最普遍的一种生态关系就是营养关系，由植物到食草动物到食肉动物，一级吃一级，构成一个食物链，也就是生态作用链。“链”这个术语将被我们移植，以说明舞蹈与环境因子在相互作用时递相影响的层次关系。再如，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个概念,我们也将吸取,用以表示舞蹈在由各环境生态因子轴所界定的多维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或者说,表示舞蹈与诸多环境生态因子之间的总体关系。

此外,舞蹈生态学将研究生态环境的选择作用,并根据本课题的需要试图提取新的分类法。在环境选择这个问题上,生物种的生存与否取决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同样的,舞蹈的流传、发展也取决于环境的选择作用。生物学的三种不同的分类体系——形态分类、生态分类、进化分类——对于我们也不无启示。因为舞蹈分类也存在着同形、同功、同源三种不同层次的体系。实际上,这三种分类体系不应互斥。我们将从形态分类入手,联系环境来考察功能分类,而进化源流谱系的分类则要结合文献、考古等来追溯。这个形、功、源多维舞种分类的探讨,也是本学科的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合理地借鉴生态学中的某些术语、概念,并紧紧围绕着舞蹈——这一核心物的自身特性来考察它与错综复杂的环境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的系统网络,方能科学地确立舞蹈生态观念和明确研究范畴。

0·2 舞蹈形态分析和舞蹈生态学

舞蹈是视觉艺术,传情达意以及完成某种功能,归根结蒂要通过人的形体运动来体现,并通过直观来感受和认识。因此,在舞蹈实践中,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离不开对舞蹈形态(morphology of dance)的分析和判断。搜集舞蹈素材的采

风，要注意选取代表某种舞蹈典型风格的动作；编剧、加工舞蹈节目，要根据情节发展和内容的需要精心组织舞蹈语汇(dance vocabulary)；传授舞蹈技艺，要讲究动作要领；评论舞蹈节目的优劣，首先以直观印象为据……这里所谓的“典型风格”、“舞蹈语汇”、“动作要领”以及直观印象，都离不开对舞蹈形态的感受、分析、认识和解释。

同样，在我们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多层次关系时，依然离不开对舞蹈形态的分析和认识。譬如我们可以说环境变迁导致了整个舞业的兴或衰；可以说某种环境促进了某个舞种的流传或消亡；可以说一定的环境塑造了某个杰出的舞蹈家；还可以说某种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了具体的舞蹈动作……舞业(dance profession)、舞种、舞者(dancer)、舞动(dance movement)，是关于舞蹈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概念，与其相对应的环境因素也不尽相同。但是，不论在哪个层次上，环境对它们的影响，都必然在舞蹈形态上有所反映。所以我们可以说，环境对舞蹈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舞蹈形态，环境对舞蹈的影响、制约最终也要通过舞蹈形态的变化体现出来。

就以舞业兴衰的整体性宏观考察为例，舞业兴衰多以社会上投入舞蹈的人力、资源来衡量，这似乎和舞蹈形态不直接发生关系。但舞业的兴衰、消长，一般说来多取决于参与者——跳舞自娱的广大群众、娱人的专业舞员及辅助人员以及观众——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作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舞蹈形态的变化反映出来。

至于对于舞蹈功能、源流、播布区的考察，这更是和舞蹈形态分析交织在一起的。如源自古代人类取食、求偶、争战、

祭神……等活动的各种舞蹈,即可见于今日的遗存中,但它们多已丧失其原初功能而演化为娱乐内容。目前我们见到的主要是它们相对稳定的舞蹈形态。它的流传——播布,也是靠舞蹈的外部形态的交流、传递来实现,这当然反映出环境的选择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舞蹈功能的演化、源流的烙印和播布区的转移都通过舞蹈形态有所反映。此外,舞蹈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表意、审美作用也要通过舞蹈形态体现出来。所谓物化了的舞蹈创造品,就是落实在通过人体运动体现出的舞蹈形态上。所以舞蹈生态学研究的第一步,应是对舞蹈形态的科学分析。可惜,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舞蹈形态学概念,也没有现成的系统分析舞蹈形态的方法。为此我们必须补足这一空白,把它作为舞蹈生态学研究的先导部分。

我们对舞蹈进行形态分析采取如下原则。

和其他复杂事物一样,舞蹈形态也有着自身的结构层次。对它的分析应依据研究的需要,选取不同的层次来进行。

如前所述,舞蹈生态学中的形态分析,应注重环境选择作用的焦点所在。自娱性舞蹈只能在被众多的舞者“选择”时,才能流传开来,他娱性舞蹈也只有被广大观众“选择”时,才能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这种选择过程无疑又是凭借舞蹈自身的审美、表意功能来完成的。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选择舞蹈的过程中(无论参与或观赏),注重的是综合感受,但是要科学认识和解释这种选择作用,却必须对于构成舞蹈的物质媒介,进行定值、定型的分析。

与其他艺术相比较,由于舞蹈的物质媒介是人体形体运动,对舞蹈的审美、表意元素的分析,要比对人体以外的事物

的分析复杂得多。此外,舞蹈的物质媒介的特异性,又使其具有着自美感受和娱人美感的差异性。譬如:画家与观画者同样用眼睛来欣赏其绘画作品;演奏家、歌唱家同样都以听觉来欣赏自己的音乐作品,只有舞蹈,是用动觉来自娱而用视觉来娱人,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舞蹈的审美、表意元素分析的复杂性。

从经验感受的角度入手,人们对舞蹈发生兴趣——这是选择作用的基点——不外乎爱看或爱跳。所谓爱看或爱跳,主要凭借对于某种舞蹈的直观感受。不过,对于这种激发选择作用的直观感受,如果只是笼统地谈到一些宏观印象,用一般的文学词语来描绘如“粗犷”、“细腻”、“优美”等等,则研究无法深入,而如果微观到,例如说只注意单个肢体的角度变化的“元结构”上,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那些真正起作用的直观感受。因为直观感受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

譬如:人们欣赏荷花舞的飘飘欲仙之感,会对其水上飘似的圆场步和腰肢摆动的婀娜多姿,留有深刻印象;人们喜爱芭蕾舞白天鹅舞,又对其柔软波动的双臂和轻盈的足尖碎步留有深刻印象;提起豪迈的俄罗斯舞,人们会想到那伸展的双臂和用力跺脚的踢踏步;此外维族舞蹈的颈部横移,蒙族舞蹈的肩部抖动和朝鲜族农乐舞中转动头部甩起头冠上面的长飘带……几乎构成辨认舞蹈形态的特殊标记。针对这些直观感受,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特征提取。(具体做法将在后面专章介绍)总的说来,我们首先要对舞蹈生态学的核心物——舞蹈进行形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不同的同形舞蹈类群,至于前面提及的多维舞种(multidimensional choreospecies)的分

类概念,也只有在舞蹈形态分析系统化基础上,归纳出同形舞目类群之后才能再结合生态考察和历史回溯等方法来进行。

0·3 舞蹈生态学方法论的探讨

舞蹈生态学是一个将多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融在一起的交叉学科。它是开创性课题,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因此研究路线的选择和方法论的探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舞蹈的内部特质或外部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要进行相对精确的测查、计量,再通过综合分析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经得起宏观实践的检验,而不能是主观臆断的。

现代科研实践早已证明,在研究具体现象——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时,孤立地去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把这些分析研究成果简单相加,企图从中引出整体性(holism)的结论,这样做很难达到探讨出对象的实质特点和明晰规律的目的。舞蹈是一门创造美感的艺术,美感的创造是高度综合的,对它的分解、测查、计量,更应力避简单化或企图从分体量化的简单相加中,直接归纳出更高层次的结论。如对舞蹈的形体运动规律,可以进行物理或数学的分析,但却不能就此认为把艺术还原为数理化的精确描述就是“科学化”。至于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关系,则必须注意在分体事物相互联系、互相依存中来考察各种运动——活性结构。此外,美感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我们要对种种主观感受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必须力避将主观与客观割裂的绝对化偏